

嶺南三家詩選

文華書局
廣州
出版



8

1980.10
2
3



岭南三家诗选

刘斯奋 周锡馥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A683831

题 字： 吴子复

封面设计： 刘仪鸿

篆 刻： 卢炜圻

责任编辑： 何启光

岭南三家诗选

刘斯奋 周锡馥 选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5印张 256,000字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书号11111·43 定价1.10元



出版说明

《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向读者提供有关广东地区的历史、文化、艺术以及其他方面的文献，以便专业和业余爱好者参考和研究。这套丛书内容比较广泛，不固定册数，分期陆续出版。《岭南三家诗选》是其中的一部。

本书选入明末清初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等三位广东诗人的作品共二百二十首。这三位诗人，在文学史上称为“岭南三家”，作品反映出所处时代、社会生活、作者思想感情及文艺见解，许多篇章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选注者对涉及的历史背景、典故和文物等方面，作了简明的注释。

前 言

《岭南三家诗选》，收入十七世纪(明末清初)广东三位著名诗人的作品。这三位诗人是：番禺屈大均(一六三〇——一六九六)、顺德陈恭尹(一六三一——一七〇〇)和南海梁佩兰(一六二九——一七〇五)。

这三位诗人被称为“岭南三家”，见于文献最早的，是一六九二年(清康熙三十一年)王隼所编《岭南三大家诗选》。据近人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载：“王隼尝选佩兰及屈大均、陈恭尹之诗，为《岭南三大家诗选》，隐以抗‘江左三家’(按：指江苏诗人钱谦益、吴伟业和安徽诗人龚鼎孳)。后来洪亮吉遂有句云：‘尚得古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洪亮吉，江苏人，清初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学家。洪氏的评语是否恰当，这里姑且不论。从他对“岭南三家”的推许，说明“岭南三家”的作品当时不仅在广东，而且在国内都是享有声誉的。事实上，后来的文学史著述谈及“岭南三家”的也屡见不鲜。其中屈大均更被公认为明末清初的重要作家之一。

“岭南三家”所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

族矛盾异常尖锐、复杂，斗争极其激烈的时代。当时，腐朽黑暗的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急风暴雨打击下，已经彻底崩溃。由李自成所领导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于一六四四年（甲申）攻入北京，推翻了崇祯皇帝朱由检的黑暗统治，建立起国号“大顺”的农民政权。然而，早就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另一个地主阶级政权——清，却利用明朝守将吴三桂的投降，长驱直入，乘大顺政权来不及巩固之机，打败了农民军，继而向全国范围猛烈推进，攫取了农民大起义的成果。

清王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满汉（指降清的汉族地主官僚）地主阶级政权。与腐朽的明王朝相比，它具有比较健康和正处于上升阶段的特点。但是，由于当时满族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比较落后，这就使新政权在扫除明朝的积弊的同时，与明代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发生尖锐的冲突。何况清朝统治者毕竟是压迫者和剥削者，阶级的凶残本性与上述因素加在一起，决定了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不可能不是一个充满着破坏、压迫和暴行的过程。

清朝统治者在开国初期，曾纵容八旗官兵用圈地的办法肆意强占大量土地，造成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虽然企图通过废除苛捐杂税，来缓和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但剥削阶级的本性，却促使他们不久便把明代统治者掠夺人民的各种方式承继过去，结果重新激化了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作为地主阶级的一个暴发户，清朝统治者把野蛮的恐怖屠杀政策作为实现其统治的主要手段。在他们所到之处，疯狂地屠杀、破坏和掠夺。震惊全国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就是这一血腥政策的典型表现。清统治者还用严酷的手段推行“剃发令”，强迫各族人民一律剃发改服，竭力从心理意识上瓦解和消灭各族人民

的反抗。

在封建政权内部，清统治者一方面极力加强中央集权化，皇帝直接通过由满族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牢牢掌握着军事、行政和财政大权，内阁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对于在政府各级部门中任职的汉族官员则严加防范，实行种种限制。

清朝统治者的这些政策，特别是屠杀和掠夺的政策，导致了全国人口的锐减和生产力的严重破坏，也激起了汉族等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怒和反抗，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成为清代初年的主要矛盾。从一六四四——一六八三年（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二年）的近四十年间，斗争形式表现为大规模的军事对抗。作为这一时期的一个新的斗争特点，是汉族起义的农民军和地主武装在新的形势下联合起来，对清征服者进行战争。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以后，各地人民大规模的军事斗争渐次失败，斗争形式转入秘密活动，结成反清组织如天地会等。但小规模武装斗争仍然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一七二一年（康熙六十年），还爆发了台湾人民的反清起义。

与军事斗争并行发展，并且因军事斗争的低落而突出起来的，是思想领域的斗争。一部分不甘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纷纷用公开或隐蔽的形式揭露和控诉清朝统治者的罪恶，宣扬从武装斗争直到隐居不仕的各种形式的反抗。虽然他们所使用的往往还是“忠义”、“正统”、“华夷之防”一类的陈旧武器，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客观上仍然起着反暴政反压迫的积极作用。至于象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一类的进步思想家，则把批判的矛头或者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制度，或者指向封建的统治思想——二程、朱熹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

二

“岭南三家”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三位广东诗人。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激烈严酷的斗争，也毫不例外地在他们的身上打下了鲜明的烙印。但是，由于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同，生活道路各异，他们的诗歌创作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和风貌。

关于屈大均

屈大均，字翁山*，广东番禺县菱塘都思贤乡人。父亲屈宜遇，是个没有产业的民间医生。屈大均自幼好学，十四岁能文，十五岁能诗，十六岁补南海县学生员，并受业于顺德举人陈邦彦（陈恭尹之父）。一六四六年，清兵陷广州。次年，屈大均十八岁，参加了陈邦彦、陈子壮、张家玉等人发动的反清军事斗争。同年失败，陈邦彦等三人先后遇害。不久，清将李成栋反正于广州，迎接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返至肇庆。屈大均呈上《中兴十大典书》，经大学士王化澄引荐，准备留在宫廷内任职。因父亲病危，匆匆辞归。一六五〇年，清兵再陷广州。屈大均为了逃避清廷的

* 屈大均的别名和字、号颇多。他初名郡龙（屈大均年幼时曾寄养于南海邵氏），号非池；又名绍隆，字骚余；又字介子。别号有冷君、华夫、三外野人、八泉翁、髻人、九卦先生、五岳外史等。出家为僧时法名今种，字一灵。室名有道援堂、忠养堂、散儒堂、七人之堂、春山草堂、仙寒草堂、惠浣堂、古丈夫洞草堂、九歌草堂、二史草堂、四百三十二峰草堂、弄雏轩、易叶轩、卧蓼轩、寿光轩、持蔬轩、怀沙亭、虚止亭、天下有山之亭、死庵、合道山房、文选楼、祖香园等。

压迫，遂于番禺县雷峰海云寺削发为僧，至三十二岁时始蓄发归儒。屈大均于四十七岁以前的大半生中，积极参与反清活动。他曾经不避艰险，远走东北、东南、西北等地，联络有志之士，密谋策划，但最后均无结果。一六七三年三藩事件发生后，他又参加了吴三桂的反清军事，监军于广西桂林。不久，即失望辞职，返回故乡。从此过着半隐居的生活，靠务农、卖文和朋友接济过活。同时，还从事广东的文献、方物、掌故的收罗编纂工作，著有《四朝成仁录》、《广东新语》等。一六九六年病歿，年六十七岁，葬于番禺沙亭宝珠冈。现存诗集有《翁山诗外》、《道援堂集》、《翁山诗略》三种；文集有《翁山文外》、《翁山易外》等多种。

屈大均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封建时代下层知识分子。他生活于民族灾难深重的环境中，以解除民生疾苦，维护民族的尊严与自由为己任。他曾经表示：“圣人耻独善，所贵匡时艰。太阿久不割，蛟龙将波澜。篋中有《阴符》，余生焉得闲？”（《别王二丈予安》）为了实践这一思想，他一方面积极从事反清的政治活动，一方面运用诗文揭露和抨击清朝统治者的种族迫害政策，宣扬反抗和斗争。他曾著《四朝成仁录》，为南明抗清死节的人士立传颂扬，对投降事敌者严加鞭挞。又有《藏发赋》、《秃颂》等文，对“辨发令”表示深恶痛绝。这些都深触清廷之忌。因此，在雍正、乾隆二朝，他的诗文著作遭到严厉禁毁，几乎酿成大狱。屈大均的思想以儒家为主，侠、道的思想对他也有过影响。他早年慷慨豪迈，以游侠自命，立志以一死报国。远游边关绝塞，“从容往返若房闾间。”*晚年归隐乡里，穷愁潦倒，仍桀骜不驯如故。相传他“盛暑着羊皮袄，狂怪不可近。”**这种怪僻的行为，无非是对现实的一种不

* 毛奇龄《道援堂集序》。

** 周炳曾《道援堂集序》。

满和反抗。

屈大均的诗歌，在当时颇负盛名。毛奇龄称其“超然独行，当世罕俦。”钱谦益、朱彝尊、王士禛等人都曾给予很高评价。他的诗学盛唐为主。五、七言古诗在继承屈原、李白浪漫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吸取了汉代乐府诗的表现手法。律诗和绝诗师承李、杜，而又兼采诸家之长，自成面目。屈大均尤擅五言，成就亦以五言律诗为最高。其特点是于凝炼警策当中，具有夭矫飞腾之态，少有平板呆滞或松散空疏的毛病。创作主张方面，他推崇唐代及唐以前的传统，而认为“诗莫丑于宋人”。（《书淮海诗后》）这一点同明代前后七子相近。但在创作实践上，却没有堕入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窠臼。其主要原因，固然是由于他积极接触社会现实，与当时的斗争息息相通；同时，也由于他反对艺术上的刻板摹拟，而力求变化。他把写诗的道理与《易经》的道理联系起来，曾说：“予尝谓不善《易》者，不能善诗。《易》以变化为道，诗亦然。故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粤游杂咏序》）

屈大均写过一些抗议种族迫害，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他十九岁写的《菜人哀》，真实地记录了一六四八年广州的一次大饥荒中，“人自卖身为肉于市”的阴惨可怖的情景。^{*}同一时期的《猛虎行》则把清军比喻为吃人的猛虎，揭露了他们成群结队四出屠杀掳掠的暴行。面对“人类日已尽，野无寡妇哭”的惨况，诗人喊出了“为兽莫为人”的悲愤呼号，对征服者发出了强烈的控诉。此外，如《大同感叹》以及《塞上曲》、《大都宫词》的一些篇章，也分别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人民群众在战乱中的不幸遭遇。不过总的来说，这类作品还不太多，未能形成一幅比较完整的图景。这与诗人的

* 此诗因描写上有较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本书未曾选入。

浪漫主义思想气质不无关系。屈大均还写过另外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如鞭挞贪官污吏的《民谣》、慨叹农村妇女终日织作，却养活不了自己的《雷女织葛歌》、反映水患害民的《高州大水歌》以及伤悼封建婚姻悲剧的《待舟操》等。这一类作品大都写于后期，即作者结束游侠式的漫游生活，回到广东乡间定居之后。这时作者的思想比较成熟，观察社会也较前细致深刻。例如《民谣》写道：“白金乃人肉，黄金乃人膏，使君非豺虎，为政何腥臊？”“长吏尽奸富，为恶未渠央，各使金如粟，各使马如羊。”运用接近于民间口语的质朴语言，尖锐地揭示了贪官污吏的豺狼本性，憎恶之情溢于言表。这些作品，体现了诗人嫉恶如仇的性格，以及对人民疾苦的关注和同情。

屈大均作品中数量较大，成就也较高的是反抗民族征服，维护民族尊严与自由的诗歌。这一类作品大都写得感情郁勃，意象雄奇，充满着建功立业的热烈幻想与追求。同时，也抒发了对南明政权腐败亡国的愤慨，以及反清事业屡受挫折，壮志难酬的苦闷。屈大均曾自负地宣称：“余尝以《易》为诗，颠倒日月，鼓舞风雷，奔五岳而走四溟，使天下万物皆听命于吾笔端。神化其情，鬼变其状，神出于无声，鬼入于无臭，以与造化者游于不测。其才化，学亦与之俱化。”（《六莹堂诗集序》）如果承认这些话并非全无根据的话，那么最能反映这一特点的还是一类讴歌捍卫民族的尊严与自由的作品：

亭障三边接，风沙万古愁。

可怜辽海月，不作汉时秋。

白草连天尽，黄河倒日流。

受降城上望，空忆冠军侯！

——《塞上曲》

三军矢刃尽，北首争死敌！
腐肉委沙场，乌鸢不敢食。

——《从军曲》

未有英雄羽化期，茫茫一剑
报恩迟。天寒射猎龙沙苦，
日暮笙歌塞女悲。太白秋高
空入月，黄河春暖又流澌。
鬓边一片天山雪，莫遣高楼
少妇知！

——《塞上感怀》

这些诗把苍莽奇崛的意象与激昂慷慨的感情有机地结合起来，笔势飞扬开张，却依然是含蓄的。可以看得出李白、杜甫的影响，但更直接而具体的则是继承发展了唐代边塞诗的优良传统。

通过浪漫主义的象征手法，来表现现实社会的矛盾斗争，以及诗人内心复杂的思想活动，是这一类作品的另一个特点。在这些诗中，诗人驰骋想象，登天入地，传说中的神仙魔怪、狐鼠龙蛇都成了诗人交接驱使的对象。所谓“神化其情，鬼变其状”，正是指的这种情况。在《咏怀》二十一首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集中运用。在其他一些诗中，类似的手法也屡见不鲜。这虽然是直接渊源于屈原、李白，但在意境的开拓上，屈大均仍然表现出独到之处。例如《咏怀》中的这一首：

鸿鹄何苍苍，背负青天飞。
白波卷沧海，声如鬼神驰。
时予弹雅琴，成连嗟不归。
回风翻木叶，斜日悬江矶。

凄凄水仙吟，中曲断朱丝。
四望悄无人，天吴方躩踞。
神物有变化，至人能推移。
拔山岂无力？梟雄吾不为。
慷慨发冲冠，伤哉失路悲！

通过景物、声响和象征性的行为，渲染出一派沉寂、神秘而又不安的气氛，有力地烘托出“伤哉失路悲”的苦闷心境。把它与前人的作品相比较，不难看出诗人在探索新意境方面所作的努力。

屈大均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所著的《广东新语》，就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广东方物专著。广东的天文、地理、山川、矿藏、草木、鸟兽、诗文、食货、民族、习俗等方面的故实，在屈大均的诗歌中也有着大量的反映。这类作品，虽然不一定有很深刻的思想内容，却仍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祖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和人民的勤劳勇敢，具有一定的爱国主义和美感教育的意义。其中写得较好的有《舟经金利作》、《南海神祠古木棉花歌》、《罗浮对雪歌》、《七星岩磨崖题名歌》、《白鹅潭远眺》、《珠江春泛作》、《沙亭作》、《过泷》、《西樵作》等等。

例如《舟经金利作》：

金利墟边首夏时， 家家蛮布有蕉丝。
木棉花尽犹无叶， 榕树根多复作枝。
西水正愁双峡急， 东风莫使片帆迟。
鸬鹚本是催归鸟， 啼遍春山人未知。

这是诗人由东莞赴雷州途经高要县金利墟的作品。诗歌抓住一些富于特征的景物，勾画出一幅南国初夏江行的优美图画。用笔明快流利，亲切动人，体现了诗人对故乡的热爱。

十七世纪正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积极向远东从事冒险活动的时期，面临南海的广东也成了他们觊觎窥伺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屈大均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在《澳门》、《廉州杂诗》、《白鹅潭远眺》等诗组中，诗人一再指出殖民者的威胁，提醒必须警惕他们的侵略阴谋。这种眼光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敏锐的。

当然，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位诗人，屈大均的思想不能不是复杂的。其中既有同情人民，反抗压迫的一面，也有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盲目效忠明王朝的一面。例如他一直以遗民自居，对明室的覆亡充满了孤臣孽子般的痛悼之情。而且还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指责和敌视明末农民大起义。此外，在民族斗争的问题上，往往把满族贵族同满族人民混为一谈，一律排斥。这都反映了他的思想局限，也是今天应当加以批判和扬弃的。

屈大均的诗文创作对后世有过一定影响。它们虽曾遭到清代统治者严厉禁毁，却依然流传了下来，就是一个证明。清末著名的思想家兼诗人龚自珍，平生耿介自负，不轻易赞许人，却独对屈大均推崇备至。龚氏曾写了三首诗评论屈大均，其中两首说：“灵均出高阳，万古两苗裔。郁郁文词宗，芳馨闻上帝。”“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夜读〈番禺集〉》*书其尾）从龚氏的诗文中，也可以发现屈大均的影响痕迹。这种情况有助于说明，屈大均在我国文学史上至今仍占有一席之地，并不是偶然的。

* 因屈大均的著作曾遭清廷严厉禁毁，龚氏不便明指，故杜撰《番禺集》之名以代之。见《龚自珍全集》。

关于陈恭尹

陈恭尹，字元孝，号独漉子*。广东顺德县龙山乡人。“性聪敏端重”**，十二岁丧母，十五岁补诸生。一六四六年，清军攻陷广州。次年，其父陈邦彦起兵抗清，家属遭清军拘捕。陈恭尹时年十七岁，只身改装逃出，躲藏在亲友家中。不久，陈邦彦兵败被俘，全家遇害，仅陈恭尹一人幸免。一六四八年，清将李成栋反正，永历王朝迁回肇庆。陈恭尹上表陈诉父亲殉难情状，得授世袭锦衣卫指挥僉事之职，给假归家治丧。一六五〇年冬，清军再陷广州。陈恭尹逃匿西樵山中，从此与永历朝廷失去联系。此后十年，他怀着国破家亡的深痛巨创，积极从事反清活动。曾有七年的时间，往来于福建、浙江、江苏一带，企图与郑成功、张煌言等抗清力量联系，始终未有结果。不得已返回家乡，与三五密友砥砺名节，抑志读书，待机而动。一六五八年，他再度出游，打算西走云贵，投奔永历王朝。因兵戈阻绝，改而北上湖北、江苏转入河南。一六五九年，永历帝逃入缅甸，南明覆亡。陈恭尹眼见清朝统治已成定局，于一六六〇年返回家乡，“自是无复远游之志”（《中游集序》）。晚年定居广州城南，以诗酒自娱。死时年七十一岁。有《独漉堂集》行世。

陈恭尹之父陈邦彦是屈大均的老师。陈恭尹与屈大均有着深厚的友谊。两人的行藏思想也比较接近。特别是年青时期，陈恭尹悲歌慷慨，以拯救民族、反抗清朝统治者的压迫为己任。他曾

* 陈恭尹初号半峰，晚号独漉。又号罗浮布衣。室名有独漉堂、晚成堂等。

** 冯奉初《陈元孝先生传》。

自言：“猛士不带剑，威武岂得申？丈夫不报国，终为愚贱人。中夜召仆夫，将适赵与秦，方建金石名，安念血肉身！”（《拟古》之三）他留心民间疾苦，注重经世致用之学，曾绘九边图，把身历各处的地形险要详加记录，打算做一番事业。中年后，锐气逐渐消磨。特别是一六七八年秋，清朝官府怀疑他与三藩事件有牵连，曾把他逮捕下狱。经此变故，他更加心存危惧，“贵人有折节下交者，无不礼接。”*明哲自保，以遣余生。

陈恭尹在文学上有着比较进步的见解。他强调文学创作是在不断发展变化，反对盲目崇古、拟古。曾说：“文章大道以为公，今昔何能强使同？只写性情流纸上，莫将唐宋滞胸中……”（《次韵答徐紫凝》）在《答梁药亭论诗书》中，他更提出了“性情欲流，流而不俚；规格欲别，别而不离；词语欲化，化而不佻”的主张。指出诗歌必须创新，而创新“当求新于性情，不必求新于字句，求妙于立言，不必专期于解脱。”如果片面地追求形式的新，而脱离了思想内容的探求，那么这种“新”是不能长久的，反而可能成为文艺发展的“缠缚”。这种议论，在当时来说，是相当有见地的。

陈恭尹诗歌中那些感时伤世的作品，对当时政局表示了深沉的忧愤。《虎丘题壁》、《厓门谒三忠祠》、《九日登镇海楼》等都是传颂一时的名篇。而在《西湖》一诗中，诗人写道：“西湖歌舞春无价，南宋楼台暮有云。休恨议和奸相国，大江犹得百年分！”借南宋偏安的历史，对南明弘光朝君臣荒淫亡国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南明诸朝统治者的这种不可救药的昏庸腐败，导致了抗清战局的一挫再挫，也使广大有志之士威武难伸，壮志难酬。一六五〇年冬清军再陷广州时，诗人所写的《西樵旅怀》，就表达了这种

* 冯奉初《陈元孝先生传》。

沉重的悲愤之情：

群荆滚滚向东流，绿浦黄龙
识御舟。初日平沙群跃马，
二年杯酒独登楼。星连牛斗
曾传檄，寒报湘沅尽赐裘。
孤棹一辞天万里，几回风雨
吼吴钩！

以反抗民族压迫为己任的陈恭尹，比较注意民间疾苦，写了不少反映人民群众在战乱中、在清朝统治者压迫剥削下的悲惨命运的诗歌。其中有反映自耕农破产的《乞食翁》，有反映农民在封建官府和军队双重掠夺下辗转呻吟的《耕田歌》、有控诉封建统治者对人民无厌诛求的《缫丝歌》。例如《缫丝歌》写道：

小虫之大小指如，君子之躯
七尺余。饕烹小虫胡为乎？
将以为衣荣君躯？君躯长，
君躯短，小虫之小丝有限，
中心抽尽君未暖。

模仿蚕蛹的口吻说话，言简意赅。而且形象鲜明，对比强烈，使控诉更为有力。此外，《望燕》、《太息》、《村居即事》、《所见》、《行路难》、《龙船行》等，分别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当时尖锐的阶级对立和民族苦难。这批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岭南三家”中都是比较突出的。

与屈大均一样，陈恭尹也写了不少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作品。作者善于运用一些富有概括力的诗句，准确而又鲜明地勾勒出岭南风物的特征。例如，他用了这样的句子来描绘广东的地形特点：

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